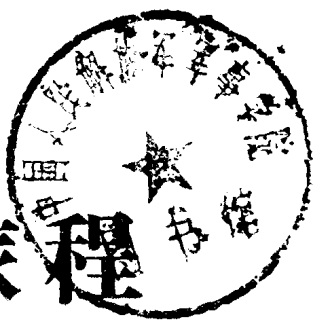




周永年等著

奇异的旅程

花城出版社



奇异的旅程

周永年等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梅州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1插页 160,000字

1984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3,900册

书号 10261·403 定价 0.77元

目 次

- 奇异的旅程周永年 1
- 九颗爱美的心在黄山游荡.....周翼南 87
- 哈巴狗爱弥娜中国旅游记.....高尔品 199

奇异的旅程

周永年

三个乘客

按照平原地区的标准，这里不但不能算一个县城，连一个普通乡场的规模也不具备。崇山峻岭环抱，脚下是滚滚滔滔的越西河。公路穿过县城，形成唯一的一条街。一到晚上，街上冷清得不见人影，只偶尔听见高山上野狗的吠声。可是，这里的确就是一个县城。从成都出发乘长途汽车到西昌去的旅客，都要在这里宿一夜。远方来的客人，单看看这人影相吊的街市；或者夜阑人静，听听这正值汛期的河水尖厉的哨音，心上不免被蒙上一种悲凉的感觉。

这天清晨，天刚蒙蒙亮，星辰已从暗淡的天空中消失。左边那蹲伏着的低矮但雄浑的山峦还是黑黝黝的，而在更远

处一条深谷后面，叠嶂起伏，层峦苍翠的峰巅，已经抹上了初阳的第一道光辉。街上唯一的一家旅栈附设的餐店开始营业，为客人供应出发前的早餐。这里说不上干净还是干净，因为只此一家，无法比较。光线晦暗的屋子里摆着十几张方桌，人的皮肤一接触桌面，就有一种油腻腻的感觉。初夏清晨的山区还有些寒意，苍蝇却已经开始一群群“嗡嗡嗡”地乱飞。

这时刻，店堂里还是挺热闹的。赶早车的旅客在急急忙忙地用餐。临窗的一张方桌边，坐着两位妇女，她们是昨天从成都来的客车上仅有的两名女性旅客，昨天晚上又同住一间房间，自然已经互道过姓名。被称做“陈老师”的一个，三十七、八岁，穿一件暗纹薄花呢外套，料子下装，腕上戴一只小巧耀眼的金表，瘦弱斯文，沉默寡言，从玳瑁黑边眼镜后面冷静地看人时，总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另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婆，又高又胖，穿一件短袖长到胳膊肘以下的府绸衬衫和黑布裤子。由于说话高声武气，开门见山，昨天一车客人都知道她是成都某大学伙食团的炊事员。她夫家姓鲁，人称“胖妈”，是到P县劳改农场探望娃儿的。对面那位陈老师，胖妈只知道她是出差到P县，本人工作单位在成都。她出差干什么？不知道。她在成都哪个单位？不知道。干什么工作？也不知道。“老师”的称号，只是胖妈按在学校里的习惯，对有知识人的尊称而已，并不说明陈老师一定是教书的。两位女客萍水相逢，因为同车共寝，虽然言谈不多，彼此还是互相照顾，算是配合默契了。

这时，由陈老师看守着行李，胖妈一碗一碗地从柜台上端饭。陈老师买了一碗炸酱面，胖妈自己只买了两碗光面。陈老师拿起筷子，看了看自己碗里的肉花花，又看了看胖妈那八分钱一碗的黑色酱油水花面，有些于心不忍似地说：“这么节省吗？”“够了嘛！”胖妈声音响亮地回答，“早上吃那么好干啥子呢？”

昨天途中吃午饭时，陈老师就发现这位老年妇女十分节省，丢在桌上的饭粒，都要一颗颗拣起来吃，说这是庄稼人的血汗，抛洒了太可惜。

这时，一个头缠白帕子，面带菜色的中年女人走到这张桌子前。她背上背个用塑料布封住口的背篋，手上拿两个白面锅盔。她打量了桌边这一胖一瘦两位女客一番，把手上的锅盔放在桌上，又回转身把背篋放下来，搁在长条凳上，才谦恭地一笑，说：“两位娘娘，我去端口水，劳烦你们给我照（看）一下哈！”胖妈一挥手，说：“去嘛！没得哪个拿你的！”

女人走进伙房去，一会端着一碗煮面水出来，边走边噓噓地喝着，象是非常口渴的样子，在方桌下方落座后，一边啃锅盔，一边拿眼睛来回睃这两人。

陈老师这时还在用张白纸没完没了地揩碗边，又摸出一把小刀，把竹筷子刮了一层，这才开始吃那一碗面。胖妈已经稀哩噜噜吃完了一碗。胖妈从外表看来粗粗犷犷，泼辣直爽，却很精细，有时还带几分狡黠。这时，她就在心里琢磨：这个包白帕子、病恹恹的女人，昨天晚上好象见到过。

那会儿她背着背篋，在她们住的房间外盘旋了好大一阵，一会儿看看门口，一会儿望望里面，一副进退两难的样子。

这时，那个女人满面堆笑地主动搭话：“两位娘娘，是从成都来的吗？”

陈老师警惕地看了她一眼，对旅途上邂逅的人，她几乎是不搭理的。

“是哩，你大姐是哪方人呢？”胖妈倒是有问必答。

“乐至人。”

“到哪里去哩？”

“到西昌。”那妇人脸上露出愁苦的表情，不等胖妈再往下问，就自我介绍说：

“家里去年从冬干到现在，一口粮食都没有了，到西昌乡下去投奔一个亲戚，找碗饭吃。”

“唉！”胖妈叹了口气。她老家就在乐至县，小时候从那里被卖出来的，知道那片贫瘠山区的苦寒。

“这几年，农村日子就是难啊！”包白帕子女人说，在心里掂量着胖妈的分量，小心翼翼地提出个要求，“娘娘，一会儿上车时，求你们帮个忙……”

“做什么？”胖妈感到意外，拿眼睛盯着她。

“我没有买车票的钱，想搭个车……”

“出门不带盘缠呀？”胖妈不以为然地摇摇头，表示不相信。

“有几个钱，赶火车时叫偷儿摸了包包嘛！”女人一副哭腔，低头用围腰揩了揩眼角。

“汽车公司又不是我开的。”胖妈狡黠地眨着眼睛。她虽然和善，却并不轻信，笑嘻嘻地说，“你去找开车的师傅说几句好话嘛。”

“那些司机都是硬心肠，认钱不认人的……”

胖妈连连晃着脑壳，说：

“那咋个得行啊！一个人一个座位，要查票，怎么给你帮忙嘛？”

陈老师这时已经不耐烦地站起了身，朝门外的坡上张望。正好，坡顶上汽车站停车场上传来“嘀——嘀”两声清晰的喇叭长鸣声，通知旅客们上车时间到了。

“走不走？”陈老师拎起自己的两个旅行提包，招呼一声还在罗唆的同伴，自顾自走了。胖妈也赶紧挎起一个包袱，一只竹篮子，跟着离开了板凳。店堂里这时响起一片噼里啪啦放碗筷的声音，旅客们前挤后拥地出了饭馆，提着行李，沿公路朝坡顶上的车站走去。

车站上，一辆红漆车身的客车正在“隆隆”发动着。旅客们上车后，都到各自原来的位子上坐定。那个包白帕子的中年妇女最后走到车门边，犹犹豫豫地取下背篋，上了车，用慌乱不定的眼神把车厢里打量了一番。她看见胖妈和陈老师坐在稍后一排左边靠窗的两个座位上，象见了救星似地往那边挪了挪，正好在两位女客背后，最末一排座位上有个空位子，她就把背篋放下，惴惴不安地对劈开两腿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

“老乡，坐一下……”

小伙子象征性地挪了挪屁股，她挤进去，在角落里坐下来。

恰好，站上的检票员，一个快活的年轻人，吹着口哨，跳上车来，站在走道前面，从胳肢窝里拿出票板，看了看，然后用眼睛把全车人扫视了一遍。购了票的旅客都用泰然自若的目光回视小伙子，只有那个包白帕子的妇人紧张地低下了头。胖妈和陈老师也紧张地等着即将发生的一幕。检票员似乎在默点着数，用半截铅笔在票板上勾画了一下，“啪”地一声合上票板，攀着车扶手跳下车。

这时，司机叼着烟，提着暖水瓶，慢悠悠地上了车，坐在驾驶台上，一按按钮，随着“篷”的一声，车门关上了。三位女客的心才不同程度地缓和下来。司机用棉纱擦了擦前窗玻璃，戴上手套，正要启动。突然，车门被拍得很响，门重新打开来，那个检票员又跳上了车，招呼司机说：“喂，不对啊。你这辆车上象是多了个人！”

他再一次仔细清点人数，又低头核对了一下票板，肯定地说：

“对嘛，卖了三十二张票，却有了三十三个人。”

司机也回过头，欠身在椅背上，说：“怎么会钻出三十三个来吆？”

车上一片沉默。

检票员笑嘻嘻地对大家说：

“请旅客同志们检查一下，哪一位没有买票？忘了赶紧买，下车补票要从起点站补起哈！”

车内还是一片沉默。

检票员再次动员：“马上要开车了，不开腔，我们只好一个个查票了。”

旅客们急着赶路，不耐烦地一片声吼起来：

“查票！查票！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哪个没买票！大清早的，撞到鬼了吗！”

检票员突然想起了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说：

“哪几位是今天早上从本站上车的，请举手。”

四个旅客举起了手。坐在后排那个小伙子对包白帕子女人早就心存疑窦，喊道：

“她也是在这个站上的。”

检票员一眼看见蜷曲在车厢角落里的女人，凭着职业的敏感，他立刻判明了这正是要找的对象，直端端走上前来，问：

“你在哪里上的车？”

“这里。”女人惊慌地回答。

“你的票喃？”

“我……没……有票……我的钱丢了……”

“问了半天，你在这里躲着！”检查员猝然发火，厉声呵斥道，“没票下车，要不就马上补票！到西昌三块五。”

女人仍然瑟缩在角落里不动，说：

“师傅，我……没有钱……”

“没有钱莫坐车嘛！”检票员使劲拽她的衣袖，说，“下去！听见没有？叫你下去！”

女人死活赖着不动，检票员用脚踢踢她的背篋，说：“这是不是你的东西？”

女人恐惧地点点头。检票员提起背篋就往下走。

在这吵吵嚷嚷声中，谁也没有注意到，坐在前边的胖妈在怀中摸了一下，又躬下身，象是在地上寻找什么丢失的东西，然后抬起身，招呼检票员，用平静的声音说：

“检票员同志，她真是丢了钱。你看，刚才我在她脚边找到了。”

胖妈拿在手中的，是卷着的一张五元的票子。她回头看了女人一眼，仿佛是征求钞票主人意见似的，说：

“你就把票买了算了，啊？”

“就是嘛，你们这些人，明明有钱就是不买票！”检票员收了钱，飞快地撕了票，找了钱，甩在那个女人身上，又训斥一句，“不要以为国家的便宜那么好占嗦！”

这一幕，全车旅客中，只有坐在胖妈身旁的陈老师看得一清二楚。她正在饭后用水果，把一只香蕉的皮撕下来，递给胖妈，颇为感慨地说：

“你真是菩萨心肠啦！”

这是这个讳莫如深的女人在车上对胖妈说的第一句富有感情色彩的话，胖妈也仿佛受了感染，笑着接过香蕉，说：

“算啦！都是出门人。”她诡谲地眨了眨眼睛，在陈老师耳边悄悄地说，“又是妇道人家，让人拉拉扯扯地拖下去，可怜巴巴的。”

车轮起动了。现在车上的乘客又多了一位女性。

慈 母 心

这天的旅程十分艰难。

十点多钟以后，天气变得暴热了。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背后，吐出强大的火力，烘烤着大地。人象是被放在一口盖着盖子的大锅里蒸着，毛孔堵塞了，细密的汗珠象许多小蛇在周身四处怪不舒服地蠕动。挥发不出去的汽油味充斥在车厢里。加上一路都是上山，发动机“轰隆隆、轰隆隆”低沉单调的吼声使人乏味。一只绿头苍蝇从这个座位飞到那个座位，赶也赶不走。

道路越来越崎岖。从车窗看出去，满眼都是望不断的山。陈老师坐在靠窗的座位上，隔几分钟打一个呵欠，那是患神经衰弱症的人夜晚睡不好觉的表现。她的视线，一直凝视着窗外。昨天，一路上她都是这样，仿佛没完没了地沉迷在某个问题的思考之中，不时扶扶深黑色的玳瑁边眼镜，不参加车上旅客之间的聊天，和谁也不搭一句话。不过从下面这个行动可以窥见她内心的一隅：她很留心路边飞驶而过的里程碑，不时打开手上那张公路里程图，核对上面的数字，又看看表。可见她内心并非平湖如镜，而是焦虑急躁的。

包白帕子的中年妇女，经过上车那场虚惊后，心中倒是一颗石头落了地，显得安适自在。开车后，她把找补的一元五角钱卷成一卷，从两张椅子之间的缝隙中塞给胖妈，胖妈又塞还给她，说让她留着路上用。于是，她很乐意地把钱装

进了口袋。这时，胖妈背后传来了细微而均匀的鼾声。宽心人自有宽心福，胖妈心中好不感喟！

胖妈自己感到炎热难耐，头脑里昏沉沉的，眼前有许多金星子在乱跳。她知道血压又升高了。她本来是个身强力壮的妇女，五十岁以前，记不得生过什么大病。她的“养身之道”很简单，一是手勤，终年不息地劳作，上班大筐子洗菜、淘米，回家大盆子洗衣、洗被，两只手从早到晚没有闲空；另一条是腿勤，在家里无论办什么事，多远的路，都是凭两条腿。她和男人鲁玉廷每年春节必定要去动物园观赏一次，那些活泼可爱的动物给他们很大的乐趣。动物园在城西郊，学校在东郊，从学校到动物园，坐公共汽车的人转车把头都转晕了，他们老两口却穿着新崭崭的衣服，一个嘴里叼着叶子烟杆，一个手里织着粗毛线，沐着春日的阳光，安步当车，从清晨走着去，到傍晚走着回来。去时脸上笑嘻嘻的，回来脸上还是笑嘻嘻的。邻居的年轻人说起这对孤老人的“脚劲”，都不得不叹为观止。但是，这两年胖妈身体不行了，头经常发晕，有一天上厕所，竟然蹲下去起不来了。人们把她送到学校卫生所，经过检查，确诊患了高血压病。她开始不服气，但后来连续几次发病，几乎把她打倒在床上了。她虽然不相信西医，但是不得不经常在中药店抓药吃了。

她尝到了高血压的厉害，她盘算着，今天到西昌后，要找个中医看看，把血压平复下来。否则，能否平安地返回成都，都将成问题。

由自己的病，她突然联想起现时在劳改农场的儿子鲁蓉

生。他自小有“走阳”的毛病，夏天又最容易发作，疼起来会捂住小肚子满床滚的。这种病，他是不好意思找那些女大夫看的。那么，他在农场发了病怎么办呢？胖妈着急了，并且开始深深地责备自己的疏忽。出发前，她利用休班时间，给蓉生买了糖果、罐头、衣服、鞋袜，却偏偏忘了他的病。她决定，到西昌后，抓紧时间，上医院给儿子抓些药。否则，到了更偏僻的地方，看病抓药都会很困难的。

午后，天色突然暗下来。半山中炸响了几声霹雳，突然降下一场骤雨来。雨势很猛，远近的山峦霎时笼罩在白茫茫的雨帐中。野兔和山鸡在公路上乱窜。路面很滑，小股的泥石流从山涧中冲刷出来，阻挡着道路。悬崖上的飞石飞快地打着旋子，越滚越快，直向道路上砸下来。客车象是在同飞石捉迷藏，时开时停，时快时慢，每当躲过一块飞石时，全车的乘客都要同时发出一声尖叫。胖妈心里十分焦急，本来车子预计三点多钟就可以到达西昌县城的，这样在路上捱下去，非晚点不行。她担心到那里时医院关了门，抓不到药。于是不时把头伸过去，看陈老师手上那张地图。虽然她一点也看不懂，但觉得汽车一定正在图上某一条弯弯曲曲的黑线上爬行。

幸好，过了四十多分钟，云慢慢散开，雨脚收住，天又放晴了。车子在五点多钟赶到西昌时，西边天上出现了一道长长的彩虹。

他们在车站附近一家挤挤攘攘、汉彝杂居的旅店下榻。女客房只剩下一间了，刚好三张铺，安置了他们三位女客。

写号时，陈老师意外地抓住了正要走开的包白帕子的妇女的背篋，交了双份住宿费，使她得以免受一夜露宿之苦。对陈老师和胖妈的乐善好施，那个妇人感激不尽，说：

“两位娘娘，我这次算是缘分好，碰上了好人。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二辈子都忘不了报答……”

胖妈在房间里放好行李，顾不得洗脸洗脚，也顾不得吃饭，就急忙去找医院。她向旅馆的门房打听。门房是个高大胖子，敞开绸衫，袒露出弥勒佛一样的肚皮，正拿着一支蝇拍专心一意扑打苍蝇。听了胖妈的话，慢吞吞地说：

“中医吆……十字街口，城关镇卫生院……有……着！”他“啪”地一下打中一只大苍蝇。

胖妈连忙走出旅馆，向十字街口走去。

这是一座古城，古名建昌县，四门还保留着低矮的城门洞。这里横竖有几条街，人口密集，商店、房屋也比较多。经过长途旅行的人来到这里，会感到它象在荒凉的山中突然爆出来的一个繁华的都会。十字街口是一个交易市场，刚才被雨浇散的人又聚拢来，好热闹哟！到处摆着小摊、担子，出售凉粉、毛豆腐、豆腐干、肉、鱼、蔬菜……胖妈费劲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攒行，四处寻找卫生院，挤得汗流浹背，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她向一个挎菜篮的老太婆打听，老太婆用手朝她来的方向一指，说：

“卫生院吗，早搬家了嘛，在车站背后那条街头的新楼房里。”

胖妈又撒开一双大脚，掉转头往回跑，心里骂那个挨刀

的胖子门房，一句不负责任的话，害得她走了这么长的冤枉路，耽误了这么多时间。她生怕去晚了卫生院关门了。紧张的心情，使她忘了整天旅行带来的劳累，走过车站后索性放开了小跑，一口气跑完了那条三里多路的街，跑到了那座挂着“城关镇卫生院”牌子的大楼前。楼前的铁栅栏门是开着的，她心急火燎地穿过楼门，进到里面的一个露天大院子里。

院子里冷冷清清的，走廊上各个诊室的门都紧紧关着，只在院墙边水管下有年轻女人在洗衣服。胖妈上前问她：

“大姐，你们卫生院不看病了吗？”

“今天是星期天，看病明天一早来。”

胖妈吃了一惊，这才猛然想起：对呀，今天是星期天呀！心里马上凉了半截。愣了一阵，她从胸底叹出一口气，说：

“卫生院星期天也休息！要是有了急症，不是只好等死了吗？”

“咄！”那个青年妇女被激怒了，甩掉手上的水，转过身来，两眼盯着胖妈，说：“你这个人咋个红口白牙乱说呢！你不晓得我们卫生院有值班的吗？别说是星期天，就是三更半夜，有挂急诊的，也一样治嘛！”

胖妈嘻嘻一笑，说：

“大姐，我就是想找那个值班的老师嘛！”

“值班的医生也下班吃饭去了！”青年妇女没好气地回转